

怪誕~一個歌德史詩

作者：G.E. Graven



第十六章



拉撒路躺在鋪著乾草的粗麻布床上；然而他的心卻在別處——在他的熟悉又浩瀚的夢境。他很清楚，即便夢境演變成惡夢，他也能輕易地讓自己清醒過來，重新編織出更美好的夢境。然而，或許是出於某種奇特的感知，拉撒路意識到，唯一需要從中醒來的惡夢，便是他被囚禁在一扇簡陋門後的現實。想到這裡，他更沉浸在夢境之中。畢竟，他獨自坐在綠草茵茵的山頂，聽著鳥兒的鳴唱，沐浴著夏日的溫暖陽光。

翠綠的山巒映襯著深邃的藍天，起伏的丘陵和遼闊無垠的天空向四面八方延伸。他環顧四周，這才發現城堡，它就坐落在他身後的山丘上。這座狹長而寬闊的建築直插雲霄，在碧綠的地平線上閃耀著耀眼的白色。它錯落有致、層層疊疊的城牆光滑如鏡，沒有門窗。他起身，大步走向城堡，只回頭看了一眼，彷彿是想碰巧瞥見自己還在乾草床上安睡的身體，而他卻已離去。

走到建築狹窄的一側，他發現一扇白色的門，門框邊緣有一道昏暗的縫隙，隱約可見。拉札勒斯推開門，露出一條通往內部的黑暗走廊。就像修道院的貝尼翁一樣。

隧道的牆壁石頭呈現墓穴般的灰色，濕漉漉地閃著光澤；潮濕的空氣中瀰漫著腐朽的甜膩氣味。好奇心驅使著他，他悄悄地爬了出去。

他的瞳孔不斷放大，目光隨著昏暗走廊的曲折蜿蜒而移動。他的雙腳踩在潮濕的走廊石板上，如同冰塊般冰冷。當他轉過一個角落時，他突然停住，豎起耳朵，循著遠處迴盪的尖叫聲望去。在他面前，一段燈光照亮的走廊……
旗幟散發著柔和的光芒向他招手。

對拉撒路來說，這完全是一場夢——他循著光亮發現了一個入口。他探頭望去，看到一個擠滿了人的大房間。他走了進去，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只是環顧四周，彷彿他的出現對房間裡發生的事情無關緊要。他仔細觀察周圍的環境：衣著單薄、手持闊劍的士兵沿著火把照亮的牆壁列隊；在他面前，一個身穿長袍、頭戴兜帽的男人站在一張祭壇般的桌子後面，手裡拿著……

他身旁拄著一根高高的拐杖。拉撒路立刻認出他是個祭司之類的人物。拉撒路仔細觀察著他臉上的細微特徵，希望能看出他的面容，卻只在兜帽下發現了一片模糊的黑色。然而，石桌的表面卻清晰可見。
只見它面目全非，焦黑一片，或許是之前多次火災留下的痕跡。它漆黑一片，甚至比修道院地下墓穴牆上那些被煙灰覆蓋的雕刻還要黑。他望向祭壇後面，只見一個男人突然出現在牧師身旁，那人身材高大，赤身裸體，衣衫襤褸，正死死地盯著拉撒路。

「把他帶出來！」牧師朝門口喊道。
埃爾喬猛地轉身，發現兩個士兵正匆匆忙忙地拖著一個瘦骨嶙峋、赤裸裸的囚犯走進房間。拉札勒斯後退一步，歪著頭，試圖弄清楚這個渾身是汗的男人為何如此痛苦。他與俘虜們搏鬥得十分激烈：踢打、呼哧呼哧，口吐白沫，翻著白眼，揮舞著……

他那光禿禿的腦袋四處張望。兩名士兵把那人壓在房間中央，強迫他跪下，然後張開他的雙臂，把他固定住。

「他必須得到公正的對待，」沒有面孔的牧師喊道，同時用拐杖敲擊著石板地面。

「這樣對嗎？」拉撒路問。
牧師轉過身告訴他：“他必須被治好。”
拉撒路看向祭司身旁那個衣衫襤褸的男人，那人只是點了點頭，目光冷冷地盯著他。拉撒路轉過身，喃喃自語道：「固定住了？」然而，還沒等他看清那野人的眼睛，一個魁梧的士兵揮舞著闊劍，砍下了那人的頭顱，頭顱滾落在拉撒路身旁的地板上。他跳開，目光在孤零零的頭顱和癱軟的軀幹之間來回掃視，那軀幹仍然被兩個士兵緊緊地按在原地。

隨即，兩個身披獸皮的肥胖侏儒大步走進房間。一個拿著一把彎刀，另一個揮舞著石匠錘和一根長鐵釘。拿刀的侏儒迅速跑到屍體旁，用刀從斷頸處削下一塊塊血肉，抹平了闊劍留下的棱角。另一個矮個子則撿起死者的頭顱，把它搬到軀幹的後方。

於是兩個矮人配合默契；第一個矮人彎下腰，雙手撐在膝蓋上，讓第二個矮人爬到他背上，手裡還拿著頭顱和錘子。上面的矮人把頭顱反放在軀幹上，掰開頭顱的嘴，用鐵釘穿過舌頭，將頭顱牢牢地固定在軀幹上。然後，兩個矮人像來時一樣迅速地離開了房間。

拉撒路麻木了，他轉過身去，不去理會這怪誕的景象，質問祭司。

“為什麼？”

對此，牧師平靜地回答說：“他曾經是個魔鬼；他曾經墮落，但現在他已經痊癒了。”

「修好了？不，他壞了！」拉撒路喊道，“他死了！”

「他不再受自己狂野情慾的困擾了，」神父解釋。“他內心平靜，現在他安定下來了。”

“他的頭向後仰了！他是怎麼固定住的？”

那位面目模糊的祭司愣愣地盯著拉撒路看了一會兒，然後從兜帽下點了點頭，說道：

“我看你也同樣熱情似火，同樣心碎。”他指了指拉撒路，轉身對士兵們說：“也把他治好。”

拉札勒斯緩緩後退，結結巴巴地說：「不，我已經好了。我的意思是，我不是——」這時，一個手持沾滿鮮血的闊劍的高大士兵朝他走來。

拉撒路轉身逃出房間，沿著他來時的黑色走廊狂奔，卻突然發現，曾經熟悉的走廊曲折蜿蜒已然改變。每轉過一個彎，每分岔一條通道，就有更多的岔路，彷彿走廊突然爆裂成一張隧道網，最終形成一個看似無法逃脫的黑色迷宮。每一條新的通道似乎都比前一條更加錯綜複雜，彷彿每一條樓梯都只會將他引向更高更深處，進入這座巨大的白色城堡。他彷彿又想起了在修道院地下墓穴中被追趕時，士兵們急促的腳步聲和喊叫聲……

他現在聽到了類似的追趕衛兵的聲音。然而，他心裡清楚自己只是在做夢，因為他的身體在別處——在遠離他的地方——被一扇簡陋的門封在裡面，一片死寂，一動不動地躺著，就像巴斯頓地穴裡的一具屍體一樣。

然而，拉撒路迅速繞過另一個拐角，發現了一扇粗糙的鐵門，他迅速鑽了進去，把自己鎖在裡面，儘管一群…

士兵們從他身邊魚貫而過，腳步聲漸漸遠去。拉撒路頹然地靠在門上，嘆了口氣。

「你一定不在這裡，」他身後傳來一個喘息的聲音低語。
拉撒路驚愕地轉過身。在他面前，在這間狹小、封閉、雜亂的房間裡，…
一名男子躺在柱床上，身上蓋著床單，只露出頭部。
藉著附近油燈的微光，拉撒路找到了那人熟悉的面容。

「你怎麼可能既在這裡，又在那裡呢？」拉撒路指著裡面問。
他來的方向。

「哦，不，不是我。我們長得真像，」那人用病態而空洞的聲音說道，「是我邪惡的兄弟，你剛才看到他站在牧師旁邊了。他找到你的時候會殺了你。這裡不安全。他會來的；他總是會來這裡。」說著，他突然咳嗽起來，一邊一邊一邊呻吟，彷彿突然感到冷佛

「你怎麼了？」拉撒路走上前問。
“您真是好心，年輕人。我現在好多了，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您必須離開，以免他像對我一樣來找您。”
拉撒路正要轉身離開，卻聽到越來越響的沉重腳步聲，或許是之前他躲過的士兵發出的聲音。他環顧房間，走近那人問道：“還有其他出路嗎？”

「你得躲起來，」那人回答說，“他來抓我們了！”他翻身滾到床的另一邊，坐了起來，蒼白的背對著拉撒路，回頭斥責道：“你不該在這裡，吵醒我休息！可你偏要來！”

門外傳來喊叫聲；門嘎嘎作響，彷彿拳頭重重地砸在門上。
「現在我得把你藏起來，別讓他看見你！快來！」他喊道，站起身來轉過身。當赤裸裸的男人正對著拉撒路時，埃爾喬感覺自己的五臟六腑都融化了；因為那男人的整個軀幹都是空心的，內臟都被掏空了。
他的器官空空如也——只露出一個佈滿肋骨、張開的紅色子宮狀組織，在房間的燈光下閃閃發光。空心人踱來踱去，指著自己的空腔。“快！你必須躲起來！”

即使敲門聲仍在繼續，拉撒路還是後退了一步。“裡面有人嗎？”
不，帶我去別的地方。

「別無他處！現在，進來吧，我會救你脫離他的魔爪！」
彷彿門板隨著整支軍隊的鼓聲轟鳴作響；

拉撒路讓步了，將自己完全送入了那人溫暖濕潤的體內。

拉撒路進入屋內後，就像一隻待在母親育兒袋裡的有袋動物，從人殼裡探出頭來。這時，拉撒路跟在她身後，那位外表隆起、挺著孕肚的女子轉身走向房間後牆，來到一扇敞開的窗戶前，窗外是夜空。

“可是我沒看見牆上有窗戶，”拉撒路說道，“而且日光也不見了？怎麼可能呢？”

「閉嘴，」那人低聲斥責道，「免得他發現我們！我們躲在窗外，他或許會以為房間裡沒人。」說著，那人跨坐在窗台上，拉撒路瞥見了地面，那地面似乎離他很遠，就像無數級台階加起來的高度一樣。

他之前曾爬上去，才找到那間空蕩蕩的房間。「我們把自己吊死在外面。他不會發現裡面沒人，就會去別的地方繼續搜尋。」說完，他便垂下身子，靠在城堡外牆上，只用手指勉強支撐著不至於墜落。

「在別處？」拉札勒斯問；他挪動了一下身子，卻發現自己的翅膀被牢牢地壓在了那人的肋骨之間。

「安靜點！噓！」男人低聲說道，這時一聲巨響傳來，表明邪惡的兄弟已經成功闖入。

拉撒路屏住呼吸，聽見那個善良之人的邪惡孿生兄弟咆哮著：“逮捕他！不許用刀！我要那個受傷的孩子毫髮無損！”對他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正是那位名叫伯恩上尉的男子的聲音。

拉札勒斯從窗外聽到一片混亂，或許會覺得士兵把房間的每個角落都翻了個底朝天。隨後，房間又恢復了平靜，這或許意味著搜尋隊已經離開了。

突然，伯恩船長那陰森森的聲音從上方傳來：“瞧，你肚子裡還懷著約拿呢。”

「你不能這麼做！求求你，哥哥！幫我從窗戶出去！我一個人撐不住兩個……」

我們！」

“兄弟，時候到了。你還沒完全走上正軌。你身上有些不對勁。”

「救命！我要跌倒了！」

拉撒路從空心人身上伸出一隻胳膊，試圖抓住邊緣，但邊緣卻向他墜落。他墜向地面，仍然被困在肋骨構成的牢籠中。

砰！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彷彿要奪走自己的呼吸；然而，他卻從那破碎的人殼中爬了出來，試圖喚醒他。「我們必須

快跑！快走！「然而，那位好人已經死了。拉撒路停下來，思索著這可怕的一幕。這一切不過是一場噩夢的雛形。也許他可以透過某種方式讓自己醒來，從而擺脫這種境地。

「嗷嗚！」拉撒路轉過身，看到身旁有一條紅色的大狗，正追著自己的尾巴跑來跑去。他緩緩站起身，那隻毛髮蓬亂的野獸突然停了下來，轉過身來，彷彿突然注意到了他。然後它爬了出來，停了下來。在星光下，拉撒路看清了它病態的面容——它的眼睛淚汪汪的，嘴裡吐著白沫，四肢搖搖晃晃，鮮紅的毛髮油膩地糾結在一起。它就像一個四條腿的死神，不願意接受自己的存在。野獸神誌恍惚地向拉撒路哀求，露出斷牙腐爛的牙齒：“好心的先生，我必須親吻您的脖子。我求求您，請幫幫我。”

祝您健康。

「我……請原諒我；我……不能，」拉撒路喃喃自語，一邊後退一邊遠離那條奄奄一息的狗。他環顧四周，發現自己身處一座孤零零的山丘上，沒有一座白色城堡的蹤跡。這裡也沒有樹木；除了綿延不絕、彷彿無邊無際的丘陵，以及眼前這頭病懨懨的野獸之外，什麼也看不見。

「但你必須這麼做，」那動物在心裡堅持。它蹣跚著走上前，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同時露出更多腐爛的牙齒。“我只需要一個吻。”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會溫柔待你。

拉撒路搖了搖頭。“不，我不能。你這個人有問題。還有你向我提出的要求。”

“沒什麼大礙。只要你親我一下，我就能痊癒。”

「那我以後會怎麼樣呢？」拉撒路問道，同時迅速後退了一步。

那野獸小跑著跟在他身後，心裡自言自語道：“好心的先生，請您借我一下您的脖子，讓我親一下吧。”

拉撒路轉身飛走了。他躍入空中，展開雙翼，朝著夜空飛去。

那條死狗跟在他身後；它沒有奔跑，而是繼續緊跟著小跑，嘴裡重複著腦海中的話：“先生，您的脖子？”

拉撒路拍打著翅膀，卻絲毫沒有上升。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前跳躍，掙扎著……

他折斷了翅膀，重新站了起來，自己看起來就像一隻被剪掉翅膀的鳥，試圖飛翔。在拉撒路看來，空氣似乎失去了張力，使他的翅膀無法產生任何明顯的升力。他偷偷地回頭看了一眼，看到了那條狗。

仍然跟在他身後；然而，這頭野獸現在用後腿直立行走。

“先生，您的脖子？！”

拉撒路收起翅膀，拔腿狂奔。他翻山越嶺，逃離那怪獸，卻寸步難行——彷彿空氣凝固了，又彷彿他正穿過水面。他找不到隱藏的藏身之處，也找不到筆直的小路，因為這片土地無邊無際，崎嶇不平，四通八達。對他而言，

最令人困擾的想法是，他不是在做夢。他無法從這一刻醒來，這一刻在各方面都像是一場無休止的噩夢。

他再次轉身，發現那隻直立的狗已經變成了他記憶中白色城堡裡的那位戴著兜帽的牧師。

「先生，您的脖子怎麼樣了？」牧師一邊喊著，一邊拄著高高的拐杖追了上去。“包紮一下。我！」

「不！」拉撒路啐了一口。“別管我！”

“不！”身穿長袍的男人重複道，“救救我！”

拉撒路仍邁著大步，看見那人拉下兜帽，露出了那張熟悉的臉。也屬於那對雙胞胎兄弟。現在他們有三個了。

他奮力向前，迎著如同水流般的風，直到雙手幾乎觸地。然後他抓住草地，一邊奔跑一邊用雙臂撐地。每踏出一步，他的手指就抓著地面，拖曳著泥土飛揚，速度越來越快。他又一次……

他回頭看了一眼，發現自己和牧師的距離越來越遠。

然後他猛地向前衝去，四肢穩穩地立在地上，飛奔過山丘，開闢出一條前進的道路。就在這時，他看到自己的臉部特徵發生了突然的變化。一個長長的鼻子伸進了他的視線。他像一隻野狗一樣，迎著風飛馳而去。

砰！一聲巨響！拉撒路驚恐地從床上跳了起來，只見火把和全副武裝的士兵湧入房間，將他團團圍住。在一陣看似混亂卻又迅猛的混亂中，拉撒路發現自己被綁起來，迅速地被帶出了房間。那些人拖著他穿過一條走廊，這道走廊遠離深淵之門，朝著城堡的中心方向延伸。

一排排嚴陣以待的士兵列隊在他穿過暢通無阻的通道、拾級而上、進入更寬敞的二樓走廊的路上。押送人員帶領拉扎勒斯穿過拱形門廊。途中，乾草、汗水、尿液和血腥味的混合氣味愈發濃烈；拉扎勒斯皺了皺他那埃爾喬式的鼻子。

最後，他看到牆壁消失，露出一個巨大的圍牆。一個有著高聳牆壁和拱形天花板的大廳。那些人把他帶到大廳中央，

他們命令他待在那裡，然後與其他士兵會合，士兵們則靠著城牆站著。拉撒路的出現引發了一連串的竊竊私語和驚呼聲，這些聲音在整個大廳裡迴盪，各種聲響混雜在一起，彷彿是一聲巨響。

那聲音如同巨蛇不停嘶嘶作響。拉撒路環顧大廳，它聚集的人群。

在他左側，一群驚恐的婦女和孩子們擠在一排拱門前。他從他們中間看到了熟悉的男僕，那人原本是來服侍他的，但他卻讓他端著肉走了。然而，他卻沒看到洗衣婦和她的三個女僕。越過僕人和孩子們，他注意到一排士兵正伸長脖子，想看得更清楚些。

在他面前，一個高高的、類似舞台的平台從牆壁延伸而出，平台上列著幾排男子，排列得如同唱詩班成員一般。其中有些是身著盛裝的騎士，有些則穿著顯貴的長袍；然而，大多數人的穿著都很樸素。

在他們正前方，平台上擺放著一張長長的多腳桌。一張破舊皺巴巴的桌布只蓋住了桌面的三分之一，多餘的部分垂落在石板地上。桌布上沾滿了褐色的斑點和污漬，像是刀劍揮舞時濺出的血。桌面裸露的部分堆滿了頭盔、刀劍和其他雜物。

桌子右邊的首位上，坐著一個男人，他坐在一把雕工精細但部分破損的椅子上。

他雙腿交疊，雙腳抬起，沾滿鮮血的靴子擱在桌面上。對拉撒路而言，他威嚴的氣場和無所不在的目光暗示著絕對權威的身份。

權威 他是桌邊唯一一位男士。此人身材魁梧。

他雙眼間距較寬，臉頰寬闊，蓄著濃密的鬍鬚。濃密的頭髮緊貼著頭皮，彷彿被汗水浸透的頭盔擠壓得扁塌。他的右臂纏著繃帶，完好的那隻手拿著一張羊皮紙。總而言之，他的姿態和神態都透著一股心事重重的神情，彷彿被突如其來的干擾打斷了思緒。

在他右側，一排排嚴陣以待的弩手列隊在高牆兩側排列的粗壯木柱前。牆中央是一個寬大的入口，入口的門框和鐵條雙扇門都已破損彎曲。門半開著，露出了夜空，拉撒路瞥見了最上方的星星。

一輪彎月從城牆頂端凝視著他。

「天空從未感覺如此近在咫尺，卻又如此遙遠，」他感慨道。

他回頭望去，朝著他進來的走廊入口望去，看到了它。

牆內同樣擠滿了士兵；然而，相鄰的後牆卻無人防守，牆根處只堆放著塞滿乾草的粗麻布墊料。牆面上，牆上掛著一排古老的掛毯，上面繡著色彩鮮豔的徽章和紋章。然而，這些掛毯排列得如此對稱，以至於它們之間露出了一塊空白區域。這片區域似乎亟需遮蓋，因為它是由顏色較淺的牆石構成。

“拉撒路·戈古，你自稱是嗎？”

拉撒路轉過身，發現那人已經站了起來，手裡還拿著那張羊皮紙。

“我是休貢大人，這片土地的統治者。”

「大人。」拉撒路深深鞠躬，向他致敬。他起身去看雨果。

用審視的目光仔細查看羊皮紙。

拉撒路一邊讀著，一邊看見他歪著頭；抿著嘴唇，揚起眉毛；抬起頭，瞥了他一眼。

拉撒路點了點頭，簡短地回答：“我的主。”

「你這麼說，」休貢高聲說。他轉身，從那群如同唱詩班般的人群中，召來一位身著長袍的顯貴。那人落座後，休貢

他指著羊皮紙對拉撒路說：“我也會親眼所見。”

拉撒路看著那位衣著考究的中年男子將一疊嶄新的羊皮紙放在桌上。身穿長袍的男子在羊皮紙旁放了幾瓶墨水和一支羽毛筆，然後開始忙著組裝一個精巧的黃銅三腳架。拉撒路嘆了口氣，偷偷瞥了一眼破舊的大廳大門和高懸的月亮。

「慢慢地，往前走。」休貢命令。

當拉撒路走近時，雨果用手攔住了他，說：“待在那兒別動。”

拉札勒斯照做了，然後繼續觀察那人對金屬裝置的精心準備。這件奇特的裝置由三條展開的支腿支撐，高約一英尺；其框架內垂直支撐著一個固定的凹面黃銅盤，直徑略小於一英尺。拉札勒斯注意到黃銅盤閃亮的內表面，宛如一面精美的黃銅鏡，整個表面都閃閃發光，只有一圈薄薄的、完整無損的、未經拋光的邊緣部分例外，那邊緣部分似乎刻有精細的圖案。那人將黃銅盤固定在支架上；當他用一系列安裝好的槓桿調整裝置的水平和垂直角度時，拉札勒斯仔細觀察著它未經修飾的背面。背面刻著一幅大型的精美圖案——一條盤繞成環的帶翼蛇，正在吞噬自己的尾巴。

然而，這款裝置的複雜性和非凡設計並不止於碟形物鏡。三腳架上靠近操作者的兩條支架支撐著一個懸空的凸出平台，平台上放置著一個帶有滑動快門的反射式小型外殼。

那人將一根點燃的蠟燭放進去。他一邊調整快門，一邊對焦在黃銅鏡上，直到拉撒路看到那人的臉在火焰的映照下閃閃發光。然後，那人他轉向雨果，眼中閃著光芒，點了點頭；但他又豎起一根手指，好像在暗示還需要一點時間準備。

拉札勒斯的目光也轉向了於貢；然而，在他的目光掃過之後，他認出了桌子後面像唱詩班一樣排列的人群中一張熟悉的面孔，以及隨之而來的出乎意料的冷漠和疏離的目光，那不是別人，正是達爾西庫爾勳爵本人。

拉札勒斯與他對視，或許是希望從中能窺視一絲願意伸出援手的跡象。然而，達爾西庫爾只是從另一個坐著的人的肩膀後面瞥了他一眼，目光空洞，什麼也沒給拉札勒斯。

休貢一邊搖晃著羊皮紙，一邊質問拉撒路：“我手裡拿著你的證詞記錄。你自稱是拉撒路·戈古，一個基督徒飛行員。”

休貢皺起眉頭，點了點頭。“我們拭目以待。”

「達爾西庫爾大人，」拉撒路朝著被廢黜的大人喊道，「大人，如果您不介意，我懇求您的幫助。」然而，達爾西庫爾始終沒有露面。

「閉嘴！」休貢怒吼一聲，將羊皮紙扔到桌上，從高台上躍下。他拔出匕首，衝向拉札勒斯。

拉札勒斯屏住了呼吸，休貢把刀架在了他的喉嚨上。

雨果的話語響徹整個大廳：“我是這片土地唯一的領主！”

膽敢再提起他的名字，你的腦袋就該跪倒在我腳下！你聽明白了嗎？

拉撒路吞了口唾沫，點了點頭。“主啊，請原諒我。”

“只有這一次，”休貢嚴厲地回答道，“這種冒犯我只原諒一次。”

「您仁慈啊，我的主，」拉札勒斯說道，目光垂落到休貢手中的刀刃上。

休貢收回刀，咕噥道：“沒錯，我的確在這裡；但我不和那些可能在我睡夢中密謀殺害我的人在一起。”他抓住拉撒路的胳膊，把他領到那個身穿長袍的人和他那奇特的黃銅裝置前，同時問那人：“你的菜準備好了嗎？”

“再等一會兒，”那人說道，然後帶著濃重的意大利口音糾正了休貢，“月窗，大人這不是一道菜。”

“快點！”休貢對著拉撒路面前的人厲聲說道，“我必須知道。”

他深深地凝視著拉札勒斯的眼睛，喃喃自語道：「真是湛藍，如同最深邃的大海。」他用刀尖輕觸拉札勒斯的臉頰。「睜開。」

拉撒路張開了嘴。

「你的牙齒真大——跟狼的牙齒一樣。」他用刀尖輕敲拉札勒斯的一顆犬齒，拉札勒斯嚇得跳了起來，摀住了嘴。「確實如此。」休貢對著皺著眉頭的拉札勒斯冷笑一聲，然後走到他身邊。

拉撒路用眼角餘光看著他。

休貢輕輕地用匕首撥開一縷黑髮，露出拉撒路下垂的耳朵。「這是什麼怪耳朵，貓的、狗的，還是惡魔的？」

「我是基督徒，我的主，」拉撒路辯解道。

「正如你所說，」休貢回答道，同時繞到他身後。「那麼，這些可怕的翅膀究竟是哪種鳥、蝙蝠還是野獸的呢？」

「我是個會飛的人，主啊，」拉撒路回答。「我是個會飛的基督徒。」

「你這麼說；然而，我只在對惡魔和龍的描述中見過這樣的翅膀。它們沒有羽毛，也不像天使的翅膀那樣美麗。」

“我從未見過任何關於基督徒飛行員的素描描述。”休貢湊到他身邊，低聲問道：“你對此有何看法？”

拉撒路咬緊牙關，轉過身對休貢說：“如果您不介意，大人，您可以讓人為我畫一幅肖像。”

休貢身形一閃，後退一步，舉起劍，又放下，輕笑一聲，點點頭，承認道：“而且也很聰明。不過，如果你能好心地展開你的翅膀，我會更加高興。”

拉撒路嘆了口氣，展開雙翼；整個大廳的人都倒吸了一口氣。

「安靜！」休貢厲聲喝道，目光始終無法從拉撒路身上移開。他後退一步，打量著那對龐大的翅膀，從翼尖到翼尖，然後搖了搖頭。“這絕不是天使的翅膀，太像野獸了，簡直可怕。”

拉撒路收攏了翅膀，雨果在他周圍盤旋，探頭越過桌子向外張望。

他朝著一位衣衫不整的騎士走去，問道：“你找到主教和書記官了嗎？”

“不，大人，”士兵粗聲粗氣地回答，“他們不在死者之列。”

休貢點點頭，帶著明顯的失望轉過身去看著拉札勒斯。他清了清嗓子，快步走到拉札勒斯面前，重新抱起雙臂，擺出一副挑釁的姿態。“你在宣誓供詞中聲稱，你能不休息地飛行半個晚上。”

“是的，大人。”

休貢眯起眼睛，向前傾身，問道：“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說‘半個晚上’，而不是‘半天’？”休貢向拉撒路傾身，

如此之近，拉撒路甚至能感覺到他的鼻息的氣息。休貢拉了拉撒路的皮項鍊，露出黑色襯衫下那枚木製的祈禱十字架。「有什麼能阻止你在白晝飛翔嗎？」他一邊用手指摩挲著十字架，一邊目光如炬地盯著拉撒路，等待著…

回覆。

拉撒路移開視線，沉思片刻後回答道：“主啊，傍晚涼爽的天空更適合飛行。”

休貢抿著嘴唇，思索片刻後點了點頭。“我想，飛行並非易事；正如有些戰鬥在月光下進行更為有利。”說著，他狠狠地瞪了拉扎勒斯一眼，繼續說道，“也正如有些人在沉睡中被殺死最為有效。”

「或許，正如您所說，我的主，」拉撒路說。

胡貢鬆開祈禱十字架，後退一步，亮出匕首。“舉起手來。”

拉撒路咬緊牙關，休貢割斷了綁住他手腕的繩子，說道：“你長著惡魔的牙齒；魔鬼的耳朵；龍的翅膀；還有一雙冰冷的藍色眼睛，像冰冷的海洋一樣從你的眼中流淌出來。”

繩子滑落，盤繞在地板上。

“主啊，我是基督徒，正在飛行。”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兩果驚呼。

拉撒路歪了歪頭。

休貢說：“我解開你的束縛，並非出於信任或善意。”

“大人？”

胡貢解釋：“只要惡魔被束縛，它就會不惜一切代價掙脫束縛。現在，你可以在我面前自由地說話做事了。」說完，胡貢收起劍，雙手空空。“如果你想殺了我，現在就是時候了。”

拉扎勒斯偷偷瞥了一眼於貢身後，發現達爾西庫爾仍躲在其他人後面。然後他開口對於貢說：“大人，我不想傷害任何人。”

“不管你的願望或言辭如何，”休貢冷冷地說道，他抓住拉扎勒斯的手臂，把他拉得更靠近桌邊身穿長袍的男人，“我一定會弄清你的真實意圖。”

從月球板上。他問那人：“你準備好了嗎？”

“差不多了，大人，”那人回答道，然後探頭看了看裝置側面，低聲對休貢說，“這不是月盤，不是窗碟，也不是窗盤。”

這是一扇月窗。

於貢不耐煩地揮了揮手，打發他走了。「就這樣吧！你愛幹嘛幹嘛；我

現在把那個長著翅膀的人帶到你們面前。

「月窗，大人？」拉撒路問。

休貢怒視著他。「的確如此。命運之眼，唯一真正的神聖之眼，它永遠地刻畫著尚未出生之人的生命，以及尚未誕生的王國的輪廓。」

「刻在石頭上。」休貢一邊做著手勢，一邊張開手，把拉撒路介紹給那位身穿長袍的人：「我可以向您介紹一下我那位神奇的占星家兼祭司，阿爾貝亞德·德·埃爾霍西嗎？作為先知中的先知，也是我的私人預言家，阿爾貝亞德就是那個親眼看到你在你身上看到你的光窗

拉撒路咬緊牙關，閉上雙眼，思索著這看似荒謬的指控。短暫的思考後，他意識到有人已經將此事告知了雨果。

他設想了一個陰謀，計劃中包括他自己、一把匕首和一扇塔樓窗戶。他望向達爾西庫爾的方向，目光搜尋著他；然而，這位落敗的領主仍然隱藏在人群中。他轉身環顧僕人，試圖在人群中找到另一個熟悉的面孔；然而，他沒有找到他的貼身男僕。同樣，他也沒有在人群中發現洗衣婦和她的侍女們。拉撒路嘆了口氣，用顯而易見的事實為自己辯解道：“然而，您並沒有死，我的領主。而且，自從我來到這裡，就一直受到嚴密的監視。我不可能做出那樣的事。”

休貢冷笑一聲，點了點頭。「哦，但你確實做到了，就在三個晚上之後，但我阻止了你那殺人的手！」

一陣眩暈襲來，拉撒路深深吸了一口氣。「主啊，恕我直言，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他搖了搖頭。“如果您真像您所說的那樣阻止了我，那麼即便在三天後的晚上，我也不可能做出這樣的事。”

對此，休貢回答說：“這是上帝的恩典，我的占星家和他那神奇的窗盤”

「月窗，大人，」阿爾比爾德和藹地插話道。

“正是他，”休貢肯定道，並繼續說道，“憑藉阿爾比爾德的饋贈，以及他那台受祝福的機器，我能夠預見事件的發生。的確，我已經看到了自己的命運”

雨果轉身向全場宣布：“即將成為多國之王！”

他的士兵舉起武器，齊聲高呼，如同合唱團一般。雨果微笑著，然後讓他們安靜下來。

他用安撫的手撫摸著大廳。他轉向拉撒路，斷言道：“這需要的遠不止這些。”

一個會飛的人和一把匕首，要顛覆我上帝給我的命運。

拉撒路看向阿爾比爾德；然而，那身穿長袍的人只是眯起眼睛回以他一眼，一邊點頭，一邊重新擺放好面前的羊皮紙。那人從井裡拔出一支羽毛筆，輕輕敲乾筆尖，然後頭也不回地繼續著手頭的準備工作。

休貢告訴：“大人，時候到了。”

休貢點頭表示同意，並命令拉札勒斯留在原地。然後他走上石台，繞過桌子，將匕首扔在桌上。

當他回到那張半燒焦的椅子上時，於貢向大廳裡的所有人喊道：“我所有的衛兵都知道規矩，我要保持絕對安靜。”然後他轉身……

城堡裡的僕人們。「我希望我的新僕人們也遵守同樣的規矩。此外，每個女人都要照看好身邊的孩子；如果有人打擾到自己的孩子，每個人都要負責。我的手下會迅速制止任何騷亂，甚至可以動手！記住我的話，一旦發生騷亂，就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

搞定了！現在，各就各位吧！

女人們在聚集的僕人中四處奔逃，抓住孩子，把他們拉向

她們的胸部，手指抵著嘴唇，在她們耳邊惡狠狠地低語。

孩子們點點頭，女人們把他們抱在懷裡，僕人們之間恢復了平靜。

休貢回頭望了一眼，對著牆邊一排身著長袍的顯貴和騎士們說道：“都讓開，給啟示騰出地方。”人群如同波浪般散開，只剩下休貢和他的占星師。他轉身指向拉札勒斯，發出簡短而嚴厲的警告：“動一下，或是開口說話，你就死定了。”然後，他朝站在大廳破舊雙扇門前的弩手們打了個響指，接著又向拉札勒斯示意。弩手們立刻照做，弓箭對準了拉札勒斯。

拉札勒斯屏住呼吸，目光從休貢轉向占星家，然後又移到他們身後桌子旁那群來回走動的人群。隨著人群繼續散開，沿著牆壁往下走，拉札勒斯再次看到了達爾西庫爾勳爵的臉。

兩人目光交會。然而，達爾西庫爾並沒有像其他人那樣移動；他紋絲不動地站在原地，目光冷冷地盯著他。拉札勒斯搖了搖頭，聳了聳肩，無聲地問道：“為什麼？”

那一刻，拉札勒斯徹底明白了達爾西庫爾為何一直疏遠他。還沒等他從震驚中回過神來，拉札勒斯就發出了一聲響亮的嘶嘶聲，震動了整個大廳。原來達爾西庫爾勳爵沒有軀幹；取而代之的是一根高高的落地燭台的桿子像長矛一樣支撐著他被砍下的頭顱。

「舉起弓！圍住他！」休貢大喊。士兵們聽從他的命令飛奔而去；弩手們舉起武器，旁邊一排劍士也脫離隊伍，蜂擁而至，將拉撒路團團圍住，形成一個密密麻麻的劍陣。

“如果他

「動起來，把他撞死！」然後他直接對拉撒路說：“我禁止一切魔鬼的言語和惡魔的尖叫！不管你是不是會飛的人；如果你再對我發出嘶嘶聲，你就死在你站的地方。”

“不可”

“沉默！”

拉札勒斯別過臉去；然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他看到的都只有高舉的刀刃。一滴汗珠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的耳朵發燙，腦海中閃過克洛狄烏斯修士和他那根用來懲戒的教鞭的畫面。

胡貢在占星家的另一邊氣沖沖地走來走去，不耐煩地打著響指，指著月亮窗。

占星家將沾過墨水的羽毛筆放在空白的羊皮紙上，然後身體傾斜，正對著鏡面盤子。

整個大廳裡，連一聲咳嗽或噴嚏都沒有打破規定的安靜狀態；占星家坐在那裡，被月窗匯聚的光芒深深吸引。

拉札勒斯的目光緊緊鎖定在那人身上；他銳利的目光與三腳架反光板的光芒融為一體。那人眉頭緊鎖，雙眼如同猛禽般後仰，凝視著虛無。他嘴唇微微顫抖，喃喃自語，休貢小心翼翼地後退，以免打擾他。

休貢悄悄繞到阿爾比爾德身後，越過他的肩膀，盯著那張空白的羊皮紙。這位被催眠的占星家雖然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的裝置，卻還是寫了一些字，而休貢則在一旁默默地念著：

野生動物與豺狼聚集的地方
惡魔們聚集在一起，發出刺耳的叫喊聲
靜靜地棲息著，如此俯瞰貓頭鷹的巢穴
一個肆虐的天使陰影盤旋而下

喚起慾望，企圖竊取他的種子
在夢中，這位魔後是否會繁衍後代
她一邊和男人切磋，一邊

占星家轉向胡貢，他的臉在月窗的光芒中顯得格外明亮。

「天哪，不！」他喘著氣說，眼眶裡噙滿了淚水。

休貢向後仰了仰身子，若有所思。“天知道是什麼？”

月窗立刻吸引了兩人的注意；它此刻泛著藍光；而且，在其中心，一個更明亮的藍光點向外擴散，逐漸膨脹。

變成一個蔚藍色的圓環，緩緩向外擴展，直到黃銅鏡的圓形邊緣。

「這又是什麼新玩意兒？」休貢問道，一邊從占星師和他的月窗旁退開。「發生了什麼事？」他從桌上拔出匕首。「你這是怎麼了？」

占星家抬頭望著休貢，又哭又笑。他聳了聳肩。「是他母親。」

他用拇指在額頭上劃了個十字，一邊說著，一邊含著淚笑著站起身來，面對著於貢。「聖丹尼斯，保佑我們。」

休貢將匕首抵在占星家的胸口。「冷靜點！告訴我！」

那人含糊其辭地回答道：「他的母親，不，我們不能談論她，大人！」

他抓住休貢的手臂。「別在這裡！別現在！不行！」

休貢轉身，一巴掌將月窗從桌上拍落，月窗飛過大廳，落在驚恐萬分的僕人們面前。他用刀抵住占星家的脖子。「他母親呢？」

那人失禁了，哭了起來。

於貢追問：「她是誰？」

「她是，我求求您，大人。」

胡貢將刀刃抵在下顎下方。

「她是，莉莉，我的天哪，我們不能！」

休貢抽出一滴血。「小，小什麼？」

「不，」占星家堅持道，「大人，現在不行！」

「就是現在！」休貢低吼道。

「莉莉絲！海勒爾！路西法爾！晨星！她有很多名字，」他喊道，然後倒了下去。

他癱倒在地，崩潰成一個沉浸在自我世界、嚎啕大哭的狼狽模樣的男人。

「轟隆！轟隆！」遠處城堡大廳外傳來陣陣號角聲。胡貢將注意力轉向大廳那扇半鎖的鐵門，示意士兵們加強入口。大廳外，在遠處急促的徵召聲中，胡貢聽到大門外傳來倉促的防禦命令，以及士兵垂死掙扎的淒厲慘叫。

拳頭和長戟的敲擊聲震耳欲聾；緊張的氣氛中夾雜著壓抑的急促喊聲。

大廳內一片死寂，數百雙眼睛緊盯著雙扇大門。拉撒路環顧四周，只見一個孤零零的男孩正穿梭在哭泣的孩童和婦女之間。男孩蹲在月窗旁，四處張望，卻發現拉撒路正注視著他。

他眼中閃過一絲光芒，朝拉撒路做了個手勢，然後把手指按在嘴唇上，拿起月窗，悄悄地溜回了他來的地方。

拉撒路轉頭看向於貢，發現他正焦躁地轉著身子，對著達爾西庫爾的首領喊道：“看在上帝的份上——”

表面上看，休貢短暫的凝視似乎試圖從中探尋任何蛛絲馬跡。

或許能從中窺見某種策略；即使這策略荒謬至極，例如在他攻佔敵方防禦工事之後再發動攻擊。然而，他很快就將那顆被砍下的頭顱，以及自己那不可靠的推測拋諸腦後；他轉向那位倒下的占星師。“她是誰？這個擁有眾多名字的魔女究竟是什麼人？”

轟！一聲巨響，震得大廳連根拔起。僕人和士兵們四散奔逃，屋頂的碎石如雨般砸向大廳中央的地板；爆炸的威力幾乎將所有守衛都震倒在地。瓦礫從屋頂傾瀉而下，濃密的塵埃柱傾瀉而下，向四周擴散，漫天飛舞的沙礫和灰燼充斥著大廳的每個角落。爆炸過後，在那短暫而平靜的時刻，人們笨拙地整理好身子，當最後一絲塵埃落定，寂靜如屏息般籠罩著大廳。

婦女兒童尖叫；男人們四散奔逃；劍士們也紛紛逃離拉札勒斯，只留下他蹲伏在地，彷彿隨時準備撲向眼前揭開面紗的龐然大物。拉札勒斯耳朵向後貼著，雙眼圓睜，雙翼張開，獠牙畢露，對著散去的薄霧中顯露出的身影發出嘶嘶聲。在他面前，豬巨人拍打著翅膀，利爪在空中劃過，獠牙高高揚起，發出震耳欲聾的咆哮，甚至連城堡都為之震動。

牆石。

在搖搖欲墜的穹頂之下，巨大的橡木柱在支撐石塊移動的重壓下，輪番斷裂。漸漸地，如同巴別塔崩塌一般，大廳的屋頂越來越大，最後都失去了對天空的支撐。整片整片的屋頂都坍塌了。所有的石塊如同雷神之鎚的重擊般墜落大地，將成排的士兵夷為平地。毫髮無傷的士兵們與巨獸交戰，弩手和弓箭手們紛紛舉起武器，用箭矢和弩箭覆蓋巨獸靠近它的一側。當第二波箭矢擊中巨獸的正面時，它咆哮著，踉蹌著想要迎戰。然而，它只是低沉地咆哮了一聲，並沒有向前推進。相反，它對著他們不予理睬，用它漆黑的眼睛望向拉撒路。

「幹掉它！」休貢大喊一聲，跳到桌子後面，然後迅速爬過地板。他迅速繞過蜷縮著哭泣的占星家，然後躲了起來。

桌子。身著長袍的顯貴們效法他，擠在桌子底下；
他為了捍衛自己的地盤而與他們戰鬥。

拉撒路目不轉睛地盯著繞到桌子邊的豬巨人。
他注視著那佝僂的巨人，它張開利爪，展開雙翼，繼續向前衝去，即便更多的箭矢射穿了它那粗糙而毫無血色的皮毛。拉撒路停下腳步，猛地轉身，背靠著牆壁，怒視著那長著翅膀的巨人。目光交會——飛翔的人與飛翔的野獸——拉撒路擺出了同樣毫不妥協的姿態；他蹲下身子，雙臂張開在展開的雙翼之下，發出了一聲惡毒的嘶嘶聲。

巨人哼了一聲，向拉札勒斯衝來，揮舞著尖銳的利爪，將桌子掀翻在地。然而，桌子還來不及碎裂，甚至還沒碰到牆上，怪物就用另一隻爪子掃過擠成一團的人群，將他們翻滾著打倒在地，最終散落成一堆扭曲的殘骸。在惡魔利爪的緊握下，休貢看起來就像一個茫然無措的脆弱玩偶。拉札勒斯轉身逃跑，巨人猛地撲上前去，用獠牙的尖端猛擊牆壁。被困的拉札勒斯緩緩轉過身，就在那一刻，他從食人魔的眼睛裡看到了自己的倒影。那是埃爾喬的影像，映照在它光滑的黑色眼皮上。拉札勒斯的頭髮在野獸污濁的呼吸中飄動。怪物用獠牙將拉撒路夾在中間，抵在牆上。

「救命 救命 飛人。」胡貢被巨獸緊緊地夾在爪子裡喘息著。巨獸用獠牙夾住胡貢，把他帶到拉撒路身邊；胡貢開始咳嗽，同時發出咯咯的笑聲，彷彿在這無比恐怖的時刻發現了某種怪誕的幽默。他看著拉撒路，質問他：「是你召喚了這頭野獸！你還自稱是會飛的基督徒？」話音未落，巨獸就把這個瞪著大眼睛咧嘴笑著的男人從拉撒路身邊拉開，把他翻了個身，啃噬他的頭骨。

箭矢和長矛如雨般傾瀉而下，拉撒路低身躲過巨獸巨大的獠牙，穩住身形。他衝向雙扇大門，卻在齊射的弩箭面前停了下來。然而，巨獸緊追不捨。士兵們舉起武器，箭矢如雨般射向拉撒路，而巨獸則迅速轉身，繞到大廳邊緣。透過從天花板不斷落下的塵土和碎石，拉撒路透過天花板上的一個大洞看到了繁星；然而，那匆忙移動的巨人擋在他和夜空之間，讓他無法清晰地射向星空。

房間隆隆作響，裂縫不斷擴大，如同黑色閃電般從天花板疾馳而下，撕裂了大廳的牆壁；牆石崩塌，殘垣斷壁初現。拉撒路穿過平台另一側，衝過那三重拱門——那裡曾經庇護著那些已逝的婦女兒童。突然，扶壁柱轟然倒塌，如雪崩般傾瀉而下，碎石將他擊倒在石板地上。他翻滾著，掙扎著爬起來，巨獸在石雨下咆哮。他看到天花板上出現了一個更大的洞，洞裡是令人欣喜的黑色夜空和繁星點點的海洋。突然，天空消失在巨獸巨大的展開雙翼之後，它正向他走來。然後，它停了下來，吹起一陣巨風。

拉札勒斯匆匆思索了一下，彷彿那野獸知道他想從那大洞裡逃走，並挑釁他任何嘗試。拉札勒斯心想，鑑於豬巨人的速度之快，他恐怕無法在陡峭的上升過程中獲得足夠的速度，從而躲開它巨大的觸手。更何況，拉札勒斯還想到，即便他僥倖在飛行中逃脫了野獸的利爪，那怪物也肯定比他起跑更快。而且根據經驗，他知道一旦飛上天空，就無法逃脫野獸強勁的翅膀。拉札勒斯想了想，隨即把這些想法拋諸腦後，拔腿就跑。

從對峙點向下用螺栓固定在牆上。

他朝著士兵們最初押送他進入大廳的方向疾馳而去；他衝向如今空無一人的入口，那入口通往城堡深處。箭矢穿心的巨人緊追不捨，在飛濺的砂漿中，他迅速穿過一堆堆岩石和瓦礫。就在或許是瞬間，拉札勒斯衝過入口，入口隨即爆炸；崩塌的石塊將他拋倒在地。然而，他翻身站起，巨人將頭深深地插入走廊，拱起頭顱，咆哮著，用獠牙猛擊著搖搖欲墜的牆壁。拉札勒斯猛地向前一躍，奔跑起來，繞過一個拐角，沿著一條蜿蜒的樓梯向下，這條樓梯與城堡下方的走廊相連。他躍到樓梯底部，再次轉身，回頭望去，只見一大片巨石從樓梯的縫隙中傾瀉而下，向他奔來。狂亂的獠牙撥開石塊，露出了追擊者那巨大而掘地的頭顱。大廳的牆壁向外彎曲，天花板也坍塌下來，籠罩著這龐然大物，狹窄的走廊根本無法容納它的身軀。然而，這隻怪物依然奮力向前，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大廳。

拉撒路衝下走廊，飛快地掠過他那扇熟悉的簡陋大門。

他穿過大廳的曲折通道，繞過一個拱門，停了下來。在他面前，以為會看到一扇敞開的鐵門，卻發現一堆堆死去的士兵高高地堆在那裡。他走上前去，在屍堆底部附近發現了一張熟悉的面孔——那個紅髮巨人的士兵，眼神迷離，目光空洞，除了旁邊一根斷裂的劍柄，什麼也沒盯著。在城堡崩塌的隆隆聲中，野獸的咆哮聲震耳欲聾，這促使他趕緊從屍堆裡拖出屍體。他一個接一個地搬動死去的士兵，讓他們靠牆站好。隨著野獸的每一次咆哮，隨著它每一次新的衝撞帶來的震動，拉撒路周圍的牆壁都因移動和崩塌的石塊而顫動。當他把擋在門前的死人清理乾淨後，他爬過剩下的屍體，費力地打開了鐵門的門闕，門闕紋絲不動。他用力敲打門闕，腳下的石板都在移動。隨著鐵門在坍塌的石砌頂蓋下彎曲，砂漿從坑口周圍溢出。

「開門！」拉撒路大喊一聲，用肩膀狠狠撞向大門。門闕瞬間破碎，門軸從石砌砂漿上脫落；他跌落在一個正在坍塌、塵土飛揚的深坑的坑口上。然而，透過翻滾的瓦礫，一股涼爽的晚風拂過他的頭頂，他看到頭頂上繁星密布。他掙扎著站起身，縱身躍起，雙翼一揮，抓住了深坑的邊緣。他把自己拉了出來，穩住身形，仰望東方的天空，那裡正冉冉升起一輪明月。

拉撒路吸了一口氣，蹬了蹬翅膀，準備飛走；這時，一個基督徒囚犯的聲音從坑里傳來：“拉撒路，救救我們！”他轉過身，向下望去，只見塵土和黑暗中瀰漫著迷霧，囚犯們正掙扎著想要掙脫鎖鏈，並試圖將鎖在坑壁上的鐵鍊拉出來。

轟！拉撒路的靴子踩在庭院地面上，地面隨之震動，暗示著豬巨人決心要挖穿走廊，追著拉撒路逃出深坑。突然，拉撒路看到基督徒仰面摔倒在地，鎖鏈從搖搖欲墜的牆壁上掙脫而出。同時，北方人猛地一腳踹在碎石上，掙脫了鐐銬。

拉撒路彎腰站在坑邊，拼命揮舞著手臂，大聲喊道：“把你的鎖鏈扔給我！”那基督徒把鐐銬的末端丟給了拉撒路。拉撒路抓住鐐銬，把囚犯從洞裡拽了出來，把他推到一邊，同時朝北方的人喊道：“現在，是你的了！快點！”

巨人隨即甩出鎖鏈；基督徒幫助拉撒路將他拉到安全的地方。

「你們兩個快逃！大災禍即將到來！」拉撒路警告他們後，便衝進了黑暗之中。

北方人跌倒在地，手肘嚴重瘀青的疼痛讓他齜牙咧嘴。這時，他看見基督徒舉著雙手，在地上踱來踱去，試圖安撫並控制住一匹高大的白馬。受驚的馬兒想要衝過去，基督徒卻一次又一次地左右閃躲，擋住了它的每一次逃跑。北方人搗著手臂喊道：“你又要去偷另一匹馬了？”

基督徒迅速瞪了他一眼。“不，我要去拯救一匹馬，使其免遭邪惡的侵害。”

快起來幫我！

然而，受傷的北方男子只是側身躺下，繼續忍受疼痛。

砰！他身旁，坑壁向內坍塌，碎石迅速填滿空隙，一股塵土從坑底翻滾而出。北方人猛地跳起來，衝向基督徒，急忙說：“好吧，如果我們想要保住它以及所有的一切——”

基督徒將鍊子的末端丟給他，吩咐他後退，用它組成一道臨時的、可移動的柵欄，用來圍住那頭野獸。片刻之後，他們便將馬匹圍在了院子的角落。基督徒翻身上馬，扶著同伴也騎了上去，然後策馬衝出院子，朝著城堡大門奔去。白馬飛馳過城牆，在地上狂奔，蹄聲震耳欲聾。

「所以，那個飛人把你從地獄深淵裡救了出來！你對此有何感想，北方人？」基督徒從肩後探出頭，在隆隆的馬蹄聲中問道。

北方男子對著呼嘯的狂風大喊道：“不，那個飛翔的人把你從光榮的女武神那裡偷走了；所以，我猜你的宙斯使者還要再等你一段時間？”

“哦，祂並不介意，”基督徒回應道，“不過，我估計你們的七十七個處女就不會這麼寬容了！”

北方人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基督徒，注意你的言辭。”

昔日的礦難囚犯們在月光下的平原上策馬奔騰，奔向夜的自由。這時，他們看到一輪閃爍的月亮，以及一個孤獨的飛行者的微小但仍然清晰的輪廓，正穿過月亮金色的圓形窗口。

【第十六章完】



這部文學作品是創作出來的

d完全致力於

愛倫坡（18091849）

願他的精神永存我們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